

#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十二章

## 9·30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 4

库斯南叫到审讯室。库斯南揭发了自己与阿朱纳的关系。库斯南在9·30运动之前确实是阿朱纳的联系人。阿朱纳只好认命。正因为此次审讯，阿朱纳被监禁了多年并患上严重的肾脏病。他1975年出狱后不久在软禁下死亡。他是因库斯南而牺牲的。库斯南泄露了他所熟悉的所有印尼共及其群众组织的网络。

出卖了很多人的，就是成为告密者的印尼共许多干部，他们有的甚至成为审讯人员，虐待囚犯的帮凶。其中有布尔汗·克马拉·萨克提和吉米·黄又名吉米·卢门塔。

讽刺的是，那些成为告密者和审讯者的人也没有被军事当局豁免。一旦统治者所需要的信息从他们身上榨取干净，他们便回到监狱当普通囚犯。就在这时，他们所遭受的身心摧残更甚，因为在监狱里，囚犯都鄙视他们，不仅如此，作为他们在审讯中出卖了自己同志的报复，他们甚至要遭受肉体上的折磨。

以布尔汗·克马拉·萨克提为例。他虽然在逮捕苏迪斯曼和苏帕尔佐方面“有功”，并且还获得过军事当局嘉奖，他还是被判处13年徒刑。他1977年才被释放。

帮助当局情报机关的印尼共产党人可分成几类。

第一类是那些充当告密者的，他们总是试

图寻找和捕捉自己的同志。

第二类是乐意当审讯者的，使用其对印尼共产党组织复杂性的知识，以从他的同志口中挖出无法否认指控的资料。

第三类是以“实验室”专家的身份工作的学者。他们研究在审讯时其同志口头所承认的事情真实性有多大。这类研究帮助军事当局加快对印尼共产党组织的破坏。

在老克帕约兰专案组拘留所，被审讯的囚犯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安全屋”。这个屋子曾经是老克帕约兰的电影工作室，用铁丝分割成若干封闭的笼子，像鸡窝一样。

囚犯们按拘留所领导的规定放在不同的地方。在每一个笼子里放进一个已经成了密探的囚犯，其目的是“窃听”在笼子里的犯人之间的每次谈话。有时，他们记录检查组所需要的详情。

如果密探们未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即被调回萨伦巴监狱或者发配到布鲁岛。

密探们愿意执行加害于自己同志的任务是因为得到了动听的承诺，比如被释放或允许回家探亲几天。

这些审讯者中许多人被改变了囚犯的身份，成了“城市软禁”。然而，他们还被威胁说，如果不能按照审查组的意愿完成给定的任务，那么“城市软禁”

的地位即被撤销，成为普通囚犯。例如巴克里·西雷加尔教授在70年代初穿情报人员制服并在“实验室”工作。1972年他被调到萨伦巴监狱并于1975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清楚是否有什么任务。

与老克帕约兰专案组的工作方法不同，阿泽普直属于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工作，有他自己的助手。经常以审讯者的身份出现的助手包括中爪哇省副省长苏佐诺·阿特莫的前私人秘书苏卡诺，前人民日报记者哈尔吉托。

哈尔吉托出卖了他的许多同志，其中有阿米尔·阿尔维和《巴克蒂新闻》（前身为华人报纸《新报》）摄影记者张金福。他们俩都在哈尔吉托主持下宣誓为印尼共产党党员。在监狱里，哈尔吉托成了他们的审讯者。阿米尔·阿尔维被哈尔吉托审讯时说：“我应该如何回答兄弟你写就行了！因为有关我的事你都已经知道，你写下这问答过程，一会儿我只管签字就是了。”阿米尔·阿尔维和张金福后来被发配到布鲁岛。

阿泽普成功地建立告密和审讯团队帮助他摧毁印尼共产党的组织及其群众组织。有几个印尼共和群众组织的重要人物，如亚非人民团结国际组织的苏洛索，印尼学生运动中心的尼科·拉勒诺和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人K·维

尔多佐，都被阿泽普“保存”在他管的拘留所。直到1975年阿泽普还在依靠这几个被他“保存”起来的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回报往往是允许定期回家，比如每周一次。

军事当局经常在囚犯之间挑拨离间。他们把不再有用的密探送回监狱。

为了防止当局的战略获得成功，囚犯们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可以寻求生路，并可以努力找到减刑的方式，但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

为了求得生路以及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减刑，犯人们可以每天公开祈祷五次，也可以读古兰经，也可以去讨好军官们。最重要的是不伤害他人，不参与破坏印尼共产党的组织。

当局审查的方式和使用的战略战术也各种各样。除了卑劣的酷刑，还有狡猾的骗术。有不少政治犯上了当。

例如，有一位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堪称坚定。狱方派一个已经变节的政治犯去接近他。叛徒成功地成为他所信赖的朋友。然后这个叛徒约他一起越狱。这个越狱的机会就是狱方准备好的。

在狱外，此印尼共领导人很快就联络上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而已经成为他亲信的叛徒一直跟在他身边。在获得所有关于他的联系人的信息后，印尼共领导人再次被捕。而在此之

后，原先已经成功避免被捕并在进行地下活动的约200人被捕。

还有苦肉计。一个已经当了线人的印尼共年轻干部在其他几个印尼共领导人面前受刑。面对严刑拷打，他看起来很坚定，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所以，当有机会越狱时，他在外的名声很不错，因而也成了地下工作者，于是，地下网络瞬间暴露，许多积极分子被捕。这是代价十分昂贵的一次天真。

除了变节的故事，也有很多英雄的故事，展示了政治犯们在经受着各种酷刑煎熬的情况下，勇敢地坚持斗争。有相当多有中国血统的政治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革命小说的影响，

将酷刑当作挑战，考验自己的承受能力。其中一人在严刑拷打仍然可以微笑，同时挥舞着手，向看他受刑的其他囚犯致意。

综上所述，不少印尼共领导人在监狱中经不起考验。他们很容易出卖自己的战友，只是为了避免酷刑或只是因为想要一支香烟。也有许多人以表明自己效忠伊斯兰教的方式来寻找安全的出路。

他们的令人不敢恭维的立场令许多曾经是他们的下属的年轻人失望。不少人疏远这些领导人，甚至有机会时在监狱里向他们掷石头，以致于狱警必须把他们与其前下属分开。